

在津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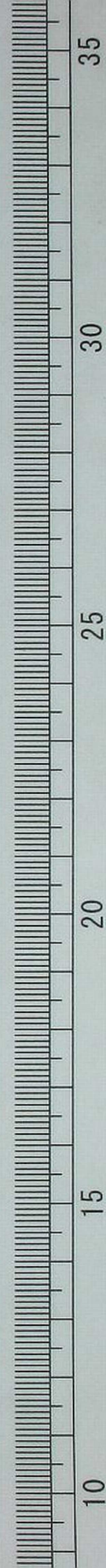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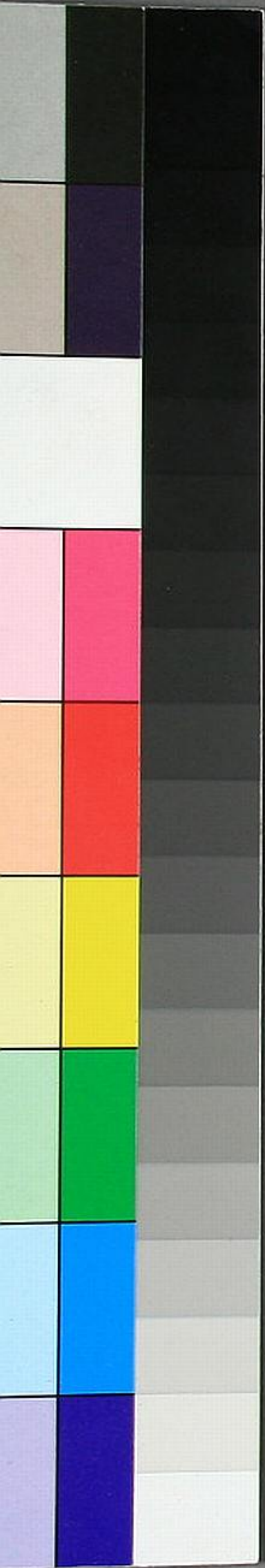
上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30

1



倭
保
山
雅

010190617497

春水賴先生著

賴氏刊記

在津紀事

賴氏藏版



春水遺稿別錄卷一

藝藩

賴惟完千秋 著

男 襄 校

在津紀事上

惟完歸宦本府已三十年矣追懷津上游寓時多少興致有不可忘者時又話及兒輩自旁錄之作在津紀事文化庚午十月識

北海片翁初在阿波橋北陶齋趙翁在鹽坊余師事二翁二翁則朋友待之有愧於心承奉惟謹混沌詩社每月既望諸子會集分題探韻各賦詩成

春水遺稿另錄卷一
取几上一紙書之不別立稿蓋腹稿已熟也故無
有臨書躊躇無有故紙狼藉

北海作詩文雖長篇大作未嘗立稿腹稿不熟則不
下筆混沌一社人無巧拙皆倣之

詩社會集相師友請益互定推敲皆暗誦舉之亦北
海家法

混沌社烏宗成世章田章子明合離麗王篠應道安
道左鳳子岳清履玄道福尚脩承明富維章有明
萱來章君譽木孔恭世肅岡元鳳公翼葛張子琴
隱岐秀明子遠平九齡壽王西村直孟清河子龍

伯潛岡田豹君章井坂廣正雲卿小山儀伯鳳皆
浪華人余以羈旅周旋其間烏翁齡垂耳順北海
子明次之其餘皆不下三四十余時二十許小山
儀少余二歲玄道有明早死少所唱酬

一社雖不無親疏或結伴出遊於月於花東西相携
如無虛日而人各有事故少有舉社相會者但余
與子琴必往余自移居江戶港亦不得輒往子琴
則如故

社友相會交際甚昵浪華之俗酒饌極豐拈韻賦詩
于杯盤交錯之間各言爾志如北海崧岳性不嗜

酒詩成輒先衆而去鳴門恕齋善飲子琴小飲善於賞會故一時都下之集無子琴不樂

社友詩會或務談論或沈吟難一二字或過醉或有事故不成篇而去者亦多獨子琴莫不笑謔莫不詩成或至累二三篇而其字句極巧緻又過數日改前詩數字請正同社蓋子琴於宴會不以爲樂而以爲學也

子琴賦詩人未嘗見其檢韻書就詢字音平側則莫不響應

都下雅集坐客後先詩成杯盤亦狼藉北海一閱如

自不歷意數日後乃舉前會詩數句或全篇評論之極詳

社友雖小詩短文必相示請正而後就北海取斷北海有詩文輒亦必謀之諸子雖以年少如余亦謀及焉毫無自滿之色

北海書堂會業書課數葉北海初開卷不復翻閱諸子議論蜂起北海斷之明晰暗記其註釋一不失也

尾藤志尹初自豫州來寓北海侍坐偶舉南郭文二三句議之北海吹烟不答志尹問不止北海曰勿

春水遺稿別錄卷一
以為也議此不如吹烟

北海善書及橫笛麗王安道善書公翼嗜物產學子
琴善笙及簾策篆刻為妙手

鳴門學務該博詩文亦一種氣格渾成

鳴門家園曰愛日樹石位置自有別趣有十花詠其
名品也闢小齋齋前有芭蕉數莖綠陰滿窓夏日
無畏景

恕齋會友割烹極巧蓋夫妻躬自調理若溫酒煎茶
之候亦有家法聞其父白駒亦如此

白駒多著述富藏書恕齋學信程朱與父異趨以向

歆自處若伊洛之書皆恕齋所購得云然其學有
所不純余嘗以雜霸目之恕齋有恨色余曰非獨
其說以其行事恕齋笑而不辨

恕齋豪宕不拘小節但有臨池之癖常摸古帖為業
如國朝法帖全部臨寫數十卷表背裝釘夫妻手
自理之

恕齋好客常留酌賦詩一日謂衆曰時序晴雨之詞
已覺可厭請分詠國史何如皆曰善余與子琴最
不諳本朝史乘一題到手每詢之諸友而後始能
構詞如子琴咏左馬頭義朝文公駢脇還逢害智

伯頭顱誰乞憐鳴門咏小松內府捕蛇朝下還城
舞却藥身終報國心一坐嗟賞爾後社會輒以此
爲課體限七律至數十首哀然爲冊

福承明早死諸友會九島禪院賦詩弔之時余賦五
言排律十六韻有橋老山無梓鳳飛臺有凰一聯
人傳誦以爲得實爾後弔亡友用十六韻成例社
友相戲以十六韻爲凶體

伯鳳嗜學好讀奇僻迂怪之書素有記性自博物夷
堅近世志怪之籍無不暗記社友目爲怪物時年
二十餘善病

余一日過恕齋恕齋方與公翼會讀南史公翼朗然
讀下畧不滯澁後過子琴稱之子琴云公翼幼善
讀唐本人稱以爲神童也

公翼爲人溫藉而家法嚴正以嗜物產庭有小圃雜
植藥品

子岳才雋善詩善書本京人或云家舊豪富破產爲
醫故交遊際時露富漢氣習醫亦有卓識非凡工
也

安道豪爽與人言無所回避肥後藪教授肥前松枝
某皆稱其豪善書又善騎馬不遜武人

君章本阿波邸小吏多伎能嗜詩及書書學張瑞圖篆刻丹青皆巧又善射善劍善箏及簫策邸舍至狹隘而書畫硯席及武器位置極趣後從其父歸國擢爲教授

壽王爲明石邸司竹山常稱其詩隱然有蛻翁遺韻其書甚拙後學陶齋俄然一變視初如二手

崧岳烏宗成刻其垂葭詩抄出其稿本博謀及余有夕陽欲上階句余云欲字作斜爲是崧岳不答後崧岳以示子琴子琴亦云千秋所言似有理也崧岳咄曰公等未足知之後子琴過余語之一笑今

而思之欲字似勝崧岳兒視余輩余輩亦或狎之崧岳恬然笑歡終夕實長者也

崧岳初遊京學醫於香川太中且及東涯之門時爲我輩語東涯看書甚速而強記絕一日會業一後生出其文稿請正東涯一瞥了乃示坐客各傳覽之東涯從而暗誦其文曰某字可削某字當作某某下當加某字其閱他書速而能詳蓋皆類此云

余訪福五岳于京師池大雅在坐云將與主人遊高野寫其山水也五岳命酒半醺不理行裝大雅不

飲酒數數促裝五岳乃言倒樽而止仍勸余輩交酌不己大雅援筆賦詩云樂聖福先生倒樽曰爲度倒樽又倒樽倒樽終無度五岳堂扁樂聖故云安道子琴之師曰兄臧字臧宗號樂郊隱君子也其學師管小善旁治兵學余不及見之其墓在北郊妙德寺題曰樂郊兄先生墓高芙蓉之隸也松山邱司堤寬傳其兵學堤早死其傳泯焉臧宗寡婦薙髮曰秋月在北郊

子琴御風樓在玉江橋北畔西南豁達宜月宜雪余雪朝必訪子琴子琴已開軒捲箔手自溫酒待余

歡賞移時浪華地暖積雪易消故賞不下辰牌遇雪而狂者惟余與子琴而已

夏夜炎蒸不寐夜半乘月起行訪子琴子琴未寐聞余跲音即欣迎開樓小酌將歸子琴必送到玉江橋又共倚橋欄聯吟而別

子琴宅前漁艇往來喚取買小鮮爲羹佐酒子琴人目爲詩人而其學該博莫不究討最熟左氏治素難問者服其精到其人謙虛不叩不言

御風樓扁聯皆京師老儒宮奇書

中井積善子慶號竹山弟積德處叔號履軒名望已

高竹山因平九齡來我社往來交熟

竹山自號居士履軒自號幽人皆爲處士之稱履軒不外交實幽人也俱務實踐學主程朱時或出入竹山論詩可聽著詩律兆履軒詩用古韻其一家言也

竹山諳鍊經史一時無比健啖豪飲亦無匹敵

北海素朴不脩邊幅洒洒落落人無貴賤交無生熟皆恬然遇之以其嗜點茶都下豪富之家舉茶會以得招致爲榮北海則不自知也履軒曰北海可納交也而渠顯者也吾爲幽人所以不交但其不

自知幽顯爲可重耳

履軒以隱居放言自處獨與志尹交志尹末疾行不過二三十步故少交遊其人從容忘懷幽顯履軒要之爲幽人

兩日幽人招余與志尹小酌余識志尹不能往因過志尹志尹欣然將反招幽人頃焉幽人拉一力至曰相迎愧泥濘騎馬到階除志尹乃騎其背幽人爲之馭相與往會極驩而歸歸復如之

履軒著通語文辭雄拔議論簡明竹山云栗山潛鋒保建大記物徂徠紀事共有可議者家弟爲之一

二論述遂成一書

通語實快編也志尹雅通國史其行文之間多因志

尹論定

某年臘月念九天滿鄉失火延燒數百戶開歲客來

拜年者語莫不及災赤松子方名邗以來直論中

庸某章義曰今者過北海論之吾未服也指天畫

地談論風生一語不及災

江田楨夫名世恭稱八郎右衛門以國學名博通本朝典故和

漢書籍無不經曰尤善鑒定古名蹟其家藏數百

種交道極廣而未嘗與宴會飲食斷腥家無妻妾

真奇士也

楨夫所藏書籍無不朱批和書膳本一一校讐極其

精到人以爲奇珍楨夫許借於人毫無怙色

楨夫性謙虛獨以和歌自許曰非敢謂能巧也吾學

於似雲得其正路凡和歌不得正路假饒極巧與

俳歌奚擇余嘗見小澤蘆菴京人人推爲和歌宗匠語及楨

夫曰吾聞其博洽不聞其善和歌也余乃舉一首

曩同遊但馬先歸留別之什也蘆菴驚曰居然正

風也

浪華深見氏與高天滿同宗亦名家也其祖西土人

來寓長崎稱久兵衛號一覽居士又航海而西請
 黃檗祖隱元其時謁費隱鼓山皆時高僧各贈詩
 一稱與一覽居士一似日本高久兵其家衰替不
 振費隱詩不知其所在鼓山詩歸篠安道家久兵
 衛夫妻肖像二幅隱元木菴為贊其裝為其妻衣
 被古色可觀趙翁與之有舊嘗寓其家因記其事
 甚詳

深見家剪刀熨斗提火爐皆唐山製蓋其祖携來物
 云

古林氏浪華名醫其母八十壽宴余亦見招窓軒之

間陳設有趣有紀藩南龍公畫鷹巨幅祖見宜進
 藥有効手寫以賜云又有黃檗開祖隱元木菴獨
 立輩諸衲詩卷亦謝其治隱元病也京所司板倉
 侯手簡一幅為隱元請治之書也正廳東偏有祠
 堂扁見宜堂隱元書大厦廣除庭有古連翹樹高
 數丈亦名種也古林氏主人世襲稱見宜是時見
 宜幼弱藤岡道築幹其家家道再
興余弟千
 齋師之
 古林立菴見宜之族也常講素難津津不已人以爲
 迂緩余與志尹皆交善焉志尹塾生久病百方無
 效一日過立菴談及病生立菴曰每訪先生吾見

其言貌蓋風邪未除已不足憂也其說引據五行
冗長可厭翌日來診曰果如吾所測乃與藥五七
日而愈志尹謂余曰彼素難之學亦不可廢也

河內一屋村有北山元章亦名醫喜交文士每歲初
夏招我社江北海林東溟龍草廬輩自京來會吟
咏揮洒雜以笙竽元章徒弟日盛家道年隆一歲
拉余輩偕登金剛山一宿歸路上千劍破過觀心
寺鳴門作之記附以群咏題曰那羅延窟草那羅
延窟金剛山別名一行二十餘人今不知其卷存
否

元章嘗導訪北村氏

稱六右衛門
泉之豪農也

西距界府二三里

曰踞尾村歲收一萬餘石堂室庭除皆有古風待
客極厚同遊者北海鳴門子琴彤壁其餘一兩人
不記

竹尚水以醫仕伯太侯住泉府中家亦富余與鳴
門子琴彤壁賞楓于牛龍尚水識之走价要其歸
路乃往一見如舊供給至厚尚水善詩終夜唱和
出其二子見之皆幼後托余從學長者先歸少者
曰省吾好性理之學幾乎有成余適歸國亡幾省
吾病死余為銘其墓

志尹弟闇叔

孝章稱熊宗

才學克肖乃兄余歸省及佗適

數日之行輒請闇叔代教督生徒沒年二十二從

余遊者夭折可惜闇叔省吾二人為最

平賀翁在京罹病予東門人問之不審乃自理裝拉

二宮東昌

備後吉和人初為僧後還俗善醫嘗與翁同遊長崎問病侍執湯

藥十八九日翁稍就安乃辭歸浪華後數年翁納

繼室嘗謂之曰自吾寓京唯有一事不可忘吾得

篤疾也賴某自大坂來曰先生安之僕來在此吾

心乃大安繼室為余語之

西川義之

稱龍之進後為江府徒士

長崎人寓平賀塾一晤相歡

益昵暫還長崎復往江戶過余留數日為余請海

賈書余堂扁為贈余不喜因出唐貨蠻布代之亦

不喜惟擇其水筆廿枝許取之其堂扁雖余不欲

得以有余姓字委而去

森田士德善書其人率直愛敬趙翁最厚好古書畫

不恪財貨但不欲多蓄務擇其極佳者其或同手

重複者必舍其一其他器玩亦然

京僧携書畫數軸來售有僧愚中書

吾藝佛通寺開祖

士德

出數十金購之後聞佛通寺無開祖書跡曰在我

為玩具在彼為什寶因改其裝寄之所謂古金襴

也闔山大喜士德愛其書摹揭頒與同人愚中亦嘗入唐者其書有一種古氣

秋菽帖爲道風書和歌十餘首帖首有秋菽二字故得此名其真在新清水寺余欲觀之與士德謀恐主僧拒之索其所識書東爲介尚恐其弗肯一日袖其書與士德赴之寺下酒樓曰浮瀨就命午飯店主母問吾輩所以來乃告其實主母率然曰妾請先往語之頃焉歸報曰可也乃往遂得縱觀真八百年來物古色蒼然而其絹青黃可辨奇矣是日一老嫗爲介亦益奇矣但展覽之間女奴數輩

在傍雜沓戲慢不解事可厭士德云古人有東山携妓事恐亦如此因共一笑

美日和景士德輒催余俱過城東南廢寺閑院而歸山口剛齋性豪邁少好任俠且脩禪教後折節受業於吾岳翁又與久米順利交講究道學益極精微又脩越後兵法亦抵蘊奧對人談兵如躬歷軍陣者蓋浪華人所罕見也家貧數遷後不得復僦舍坊市遂寓上町一牙兵宅地

剛齋考究火伎而貧莫能試之且都下令嚴不得私演其伎土佐人谷万六得授其法在國試之服其

精妙云

剛齋音吐骨酪宛然一武弁而風流閒雅善詩文和歌和文亦皆可誦性不飲酒言談風生時聞笑謔如醉漢然

剛齋著兵錄蓋兵書之要者也又善鑒古甲冑至戎裝之式莫不諳練

麻田剛立豐後人來寓浪華本姓綾部氏長於天學雅有卓識每曉上屋觀星象非剛健者不能不愧其名也

岳玉淵名良才穎無比善書摸二王多巧伎愛石菖蒲

護養之方亦精

玉淵八月獲兔命工為筆工不能治其毛玉淵自取治之口授筆工始成余亦試之極佳後多製出其有巧思如此

五岳善詩後好作六言畫人而詩書皆有趣五岳之後吾未之見也

五岳五子以泰恒嵩衡華為名而多夫入或教之棄諸他家他人舉而名之乃能有育後生一兒棄之於其東鄰東鄰即北海北海舉之與名曰捨五郎今東岳是也

名和八郎者工篆隸多伎能住北御堂後墻壁皆彤
自稱彤壁其人質素寡言與北海交密

月岡雪鼎以畫著與楨夫爲鄰隱子遠介楨夫求畫
鶉辭之曰往有需此者而辭之時自謂吾鶉不及
光起過十年當及今年既過焉終不及之所以辭
也

圓山應舉畫名一代有人自京師來者多齎贈余大
有德色余不甚喜得輒與人今不留一張

余好石書畫夏日入京觀諸名刹所藏冒暑奔走累
三年故在其時祇園會亦不暇觀也沈溺亦甚

余謂晉唐之真不可觀也得觀宋元斯可矣茶博士
所稱古僧伽書按其時則宋元其紙其墨或可以
摸索米蘓黃蔡餘韻焉故余在京阪見此等跡必
鉤摸玩之於本邦古名人之跡亦然

趙翁見余費精於鉤摹輒曰無以爲已存十一於千
百惟其神韻而已臨摸爭巧不了專漢之伎耳

韓大年

天壽稱中川長
四郎伊勢人

嗜墨刻有江戶人官藏寓食

韓氏巧彫鑿官藏來浪華一再過余

余在浪華玩論語集註伯潛多書因借朱子遺言等
參互校閱著私攷二十卷後閱之不满意舉而火

之今而思之枉費了許多日月矣

趙翁書名甚高好酒豪宕不羈遇北海子琴如小兒
趙翁不乘醉不書而喜金絲裱裝士德欲請其書輒
先招飲罄歡伺其乘興稍出挂軸數幅披之皆空
白其裝金絲爛然翁見之欣然揮洒如掃醉墨淋
漓愈出愈奇直揭諸摺間翁益欣然士德退改其
裝使雅馴而藏之

趙翁醉後潑墨作畫極多高致非畫家所及也

趙翁音吐沈靜容貌溫雅而其自律律人多武人氣
習蓋少壯住江府有所薰陶也然身不佩寸鐵結

髮如道士蕭然一野人也

趙翁在浪華見奉行代官必與之抗禮視其僚佐如

奴隸然

西山某莊樹竹幽深亭臺各有位置其茶室蓋千氏
所規畫四方取則其徒之所艷稱也主人就趙翁
請命之名翁直命曰天心居主人敬謝而退坐客
以爲有意旨請其說則曰莊在天主一心二寺之
間因得是稱也坐客哄然

趙翁後徙界府僧法林從學翁有客輒命具供給力
人八角喜八在其門塾余題枸杞園詩有魚蔬有

課僧司膳門戶無肩俠守闔一聯園植枸杞故名
趙翁患腫累月腰脚攣急不能起行諸子弟憂之士
德勸其浴但馬溫泉力請乃得遂爲具僕從以往
數旬果有驗爾後惡酒尤甚蓋酒毒爲虐也病後
不爲畫

余嘗與趙翁觀楓高雄而過華園信宿出伏見上舟
同載者有京語有鄙語相合甚驩舟抵牧方岸上
有五六人呼舟而乘皆惡少年所謂虛無僧侶也
言貌粗豪傍若無人衆皆沮喪不敢出一語趙翁
瞑目而坐初如不經意頃焉乃言汝等何謏聒乃

爾盍爲一弄樂乃公也衆相目失色少年皆曰丈
人有命敢不奉命乃取笛于橐二人吹二人歌一
人口爲絃一人口爲提琴翕然如樂作其曲皆彼
徒所秘諸少年又咸妙手衆又大忻屬耳而聽久
之日將暮舟抵源八渡諸少年理裝上岸而去衆
皆拜謝翁一鼎言不啻其帖然命奏其伎使吾輩
取娛樂

黃檗僧大成住天王寺東淨壽院詩書皆有一種風
致以其唐種也趙翁亦以唐種其與大成話皆用
唐音時大笑余問翁何笑曰吾謂禪師如此笨伯

得非飲大牢

僧蘭洲名淨芳住九島院善詩有風趣時招吾社酒

茶吟咏為方外之遊子琴尤親善蘭洲常改竄其

舊稿為樂

子琴未嘗閱本朝人詩文集麗王好讀之舉其疵瑕

議之亦一癖

麗王常檢其家集數數改竄殆不留原稿詩曰小草

文曰遠志

僧大幻及見蛻岩曰翁嘗語余其所作五律晴雉鳴

春野一首自謂幾乎唐矣其他皆前後安排補湊

成篇獨此詩自起句任口道出乃爾渾成

界府益田

高豐卿字孟文稱次兵衛

亦及見蛻岩年少不多

記一二傳說或可聽也

睢軒遊長崎再三善道高君秉熊斐事睢軒書與詩

皆有趣畫學之於熊氏真率超凡猶其人也後余

遇之江戸一再

睢軒事趙翁尤謹枸杞園本其莊地以與趙翁居之

梧栖

河合原

敬亭

田中謙

亦同事趙翁者

余未寓浪華也嘗有事到界府信宿驛亭鄰人導余

過睢軒聚星軒時趙翁自浪華來寓焉諸子亦來

會酒間余賦詩呈翁唱酬累篇於是睢軒大悅懇
余留宿趙翁已歸余在聚星軒一月許余識趙翁
自睢軒始時余年十九歲

萱君譽家有蛻岩復君譽父考澗俗牘長四尺許論
詩極精且勸其自改轍勉勵諄諄又言及荒木定

堅商山父也

稱吉右衛門

君譽曰蛻翁家父年齒相如

足以見其矍鑠此書蓋二老八十二三歲時也猶
且力學相勸若此尤可敬重

荒木定堅池田人善詩有雞肋集三子兄爲商山其
弟住浪華務講經義早死末弟善書雞肋集乃其

所書精緻可玩

商山嗜詩睥睨一世鮮所許可獨與子琴善又能評
騭本朝諸作家論辨精確編著昭代詩紀二十餘
卷東雅五六卷皆非全書

商山簡默寡言性不飲酒詩酒之會如向隅者獨與
子琴言時出冷語且涉滑稽滿坐一噱而商山復
默衆愛之而不厭

北海詩社有一富兒時其會而來請曰敝族在南都
者近開壽宴諸公幸賜詩章何榮如之乃治具水
陸駢陳南都宴酒世所珍賞亦在焉衆酣暢吟詠

商山詩先成富兒拜謝惟謹及傳觀則平常會集之詩也子琴叱曰盍爲壽章商山恬然曰吾不嫻爲龜鶴之祝子琴颺言曰壽章不成當吐靈酒商山曰怨之怨之一坐哄然遂無一人爲壽詞

世記赤穗四十六士之事皆云其謀深密其未舉事

無有一人知之大坂中井鳥山二家有所傳大異

焉中井世貫龍野龍野士人井口某

猪兵衛

在江戶

邸其僂請曰頃聞赤穗遺臣將襲吉良氏期在某日僕請奉郎君往觀期之夕井口獨寐邸樓比曉聞舍外有聲井口意是僂所言闢窓而瞰乃數十

人穿防火裝爲隊而過余聞此信疑相半後聞鳥崧岳話崧岳越前人其僕文助者在越前時爲國老本多氏丁夫役于江戶邸在本所與吉良氏爲鄰鄰邸之變發卒警衛文助亦乘鄣執燈至曉時方月夜望吉良氏門外觀者填塗乃知中井家所傳信然世之記者徒揣想爾然當日事情如彼而吉良氏未嘗魁知亦可以見人心矣

浪華有一翁者

鹽屋伊兵衛

家傳天野屋利兵衛事狀惜

其泯滅欲待其人以文之乃托之獨嘯菴

永富鳳獨

嘯菴托之平賀先生平賀先生托之余始立傳上

梓事詳先生跋其畧云刻既成千秋自浪華致書曰昨醫生松田元龍者引一商客

來執謁請見曰聞先生為藝州平賀君有所著嘗

托之平賀君者僕即是也因曰自托之以來無日

不思之既而自慰謂獨嘯所友則其人必不肯於

約苟留之天地間足矣我得觀之與否天也今乃

得布天下以遂素願非平賀君之信與先生義氣

贊成之切焉能至此余得此報亦大喜千秋之見

猶余見之其人稱鹽屋伊兵衛在浪華綠橋畔

以賣糕餅為業安永丙申正月平賀晉民識

余著利兵衛傳其名不詳西村孟清好善之人也乃

夤緣就其故里籍得其名押始詳其名直之非孟

清則弗得也

伊兵衛極賤極貧而涉獵和漢之書時來與余言語

氣慷慨而其論以六經吾心注脚為主余為辨王

學之弊乃自省悟不復言也浪華市井之人往往

弄文墨而其詩文多足誦讀其他以風流好事名

世者亦不少如蒹葭木世肅者其選也獨若伊兵

衛博洽有識我罕見之京及江戶市井之人則恐

不能如浪華之文矣

春水遺稿別錄卷一終

本館收錄... 卷一... 春不遺種別錄... 卷一... 三十一

